

骚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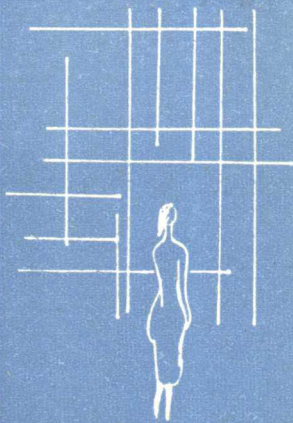
孙 颢



骚动

● 孙 颀

花城出版社



骚 动

孙 颢 著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3插页 190,000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册

ISBN 7-5360-0469-9/I·431

精装本定价：5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城乡在骚动，时代在骚动，人心在骚动。

骚动，是本书的主旋律，作品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，向人们展示了我国城乡斑驳陆离、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和众生相，一组鲜活丰满的人物群像和深邃崭新的思想信息跃然纸上：金钱似乎是爱神又是魔鬼，人们为之痴狂醉迷又恐惶不安（见《骚动》）；纯情女偏遇绝情郎，两颗心灵终于撞击出一阙凄婉的哀歌（见《旋风》）；“世外桃源”真实而神秘，在这块偏隅之地，隐隐传递出对现代文明深情地呼唤（见《新桃花源记》）……

小说取材广泛，谋篇不落俗套，文笔优美，每一篇都是一个动人的耐人寻味的故事。

目 录

骚动	1
旋风.....	64
谈判桌外	114
青年布尔什维克.....	160
斗鸡	219
冠军X	224
丢失的财富.....	233
饼干听.....	239
第35个生日	245
当局者迷	252
失去的回忆录	263
新桃花源记.....	279

骚 动

—

短促的喇叭声，滑过沉寂的都市上空。从遥远的港口那儿，又飘来几声轮船汽笛的鸣叫。“轧轧轧轧——”，不知是什么小车从楼房前面推过。街对面的小马路上，自由市场已在得意洋洋地喧闹开来……

他醒了，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时断时续的声响。醒得太早，天还没大亮，微弱的晨光从窗帘缝中吃力地钻进来。吵醒他的，不会是窗外的杂音，那久已听惯，无动于衷。突然，刺耳的电话铃声又闹起来。楼房里太静，这响声比平时凶猛了十倍。他急忙钻出被窝，扑到书桌前，摘下了话筒。铃声再响下去，怕是要吵醒整个楼面的居民了。

他苦笑着，舔了舔厚厚的嘴唇，朝着电话摇摇头。淡绿色的电话机，像只驯服的小猫，乖乖伏在桌面上，听候主人的摆布。两天，短短的两天前，像变戏法似的，他突然成为拥

有电话的城市公民；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变，陈旧的大橱，粗糙的书架，都还在原处站着。惟独多了一部小小的电话，足以说明他的身分与过去截然不同了。

他尝到了变异的滋味，清晨，就被迫早早离开热被窝。

“喂，是程昆吗？程昆……”耳机中，响着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不耐烦地尖叫着。

他醒悟过来。这么早，只有她会给他打电话。

“哎，没地震吧？你就不能等太阳出来再打电话？”他用亲昵的口吻打趣道。

她在线路那端格格笑着：“打破你的什么好梦啦？若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说来听听！”

“得了吧，我还没穿衣服，让我挨着冻和你聊大天？”

“发什么牢骚呀？我也是刚从被窝里出来，我不怕冷，因为我的心比你热……”她哑着嘴，发出不满的哼声。

他听着她娇嗔的声音，想像着她身穿睡衣的俏丽的身影，嘴唇上浮起微笑。

“喂，程昆，说话嘛，你哑啦？”

“让我说什么？没头没脑，莫名其妙！”他竭力维持男人的尊严，不能在女人撒娇时显得六神无主。

她也认真起来：“我问你考虑得怎么样啦？昨天晚上，我问你的那个事情……”

他记起在咖啡馆火车座里的情景：她那只柔嫩的小手按在他的掌心上，纤细的五指轻轻摩挲着他的皮肤，炽热的双目殷切地期待着他，“答应我，和我一起干。嗯？你答应……”

“程昆，说吧，考虑了一夜，该有答案了！”她催促道。

他紧紧握住电话，紧得像能从话筒里挤出水来，笨拙地说：“不，我还没想好！”

“婆婆妈妈，哪像个男子汉？一点小事，你要想一辈子吗？”

“这不是小事，这是生活的抉择！”他冷静了，慢吞吞地说，“我的最后答复，也许很难让你满意！”

“不行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！”她尖叫了一声。

他沉默着，对她命令式的尖叫不予理睬。他比她大十岁。这个年龄差距，对他和她都有些风险。他随时提醒自己，不要太娇惯她，不要宠坏了她。

她品味着他高傲的沉默，在电话里叹了口气。她知道他的脾气，不愿把事情闹僵，迅速改变了语调：“见面再说吧。中午能不能一起吃饭？”

“老头儿让我去一趟。”

她经常听他说到那“老头儿”，说起他和那“老头儿”不寻常的友谊，听得多了，甚至有点毫无道理的妒忌。今天，又是“老头儿”出来挡道。她分明有些不快：“好吧，随你，晚上见，还有别的要事吗……”

他不愿伤她心，忙说：“晚上见，老地方，我等你！”

她高兴了，又在线路那头格格笑起来。

二

骆小羽放下电话，在走廊的窗前站了片刻。窗上有一块玻璃碎了，晨风就从那儿灌进来，抚摸着她的脸庞和脖子。黑黑的长发，从头顶波浪似地倾泻下来，直垂到白色的薄绒睡衣上。她想着刚才和程昆的对话，内心忐忑，平静不下来，胸腔深处有什么东西在不住颤动。

家里人像在睡懒觉，几扇房门都紧闭着。不久前，当外贸局长的爸爸，突然发现了一个事实，打到家里来的电话，十有七八不是找他的，倒是找他的儿子或女儿的。老头儿一回家，常常就忙于给孩子们传呼电话。一气之下，老头儿就叫人把电话搬到走廊上——铃响了，谁愿接谁接！这样，方便了骆小羽。不然，她能在清晨五六点钟给程昆挂电话吗？

骆小羽暗自苦笑：在程昆面前，她怎么就那样沉不住气呢？

骆小羽款款地走回自己房去。爸爸的寝室里没有声响。自从妈妈病逝后，爸爸的心情一直不佳，夜里经常失眠。骆小羽挺怜悯爸爸。哥嫂的门也纹丝不动。新婚不过一个月，当然贪睡，骆小羽用讥讽的目光扫了那门一眼。她瞧不起哥哥。成天想靠裙带关系混个出国机会，像男子汉吗？结婚没几天，便催嫂子和国外亲戚联络，让当妹妹的都觉得难为情，好像结婚就为了架道桥似的。骆小羽也想出国去开开眼

界，但她不愿走哥哥那样的路。

骆小羽到底要走哪条路？此刻，她自己也有点模糊、茫然。她和程昆是大学里首届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的同学。同窗三年，毕业了，毕业在这个变幻莫测、令人兴奋的年头，像程昆所说，他们面临着“生活的抉择”。

骆小羽在弟弟的房门外停住脚步。她耳朵十分灵敏，听到屋内有微弱的流行歌曲声，知道弟弟已经醒了。骆小羽只比弟弟大两岁，从小在一起玩，关系极好。最近，弟弟夜猫子似的，常常半夜三更才回来，捞不着见面机会。骆小羽心里不踏实，一直想找他聊聊，便轻轻敲了两下门。

骆小海趿着拖鞋过来开门，只把门打开一条缝，见是姐姐，有些迟疑：“姐，一大早，啥事？”

骆小羽见他鬼头鬼脑，用肩头一挤门：“干嘛不让我进去？你在屋里搞什么名堂？”

骆小海忙往后退一步，挤眉弄眼地笑道：“有事还瞒你姐姐？房里没收拾，我怕你嫌脏。”

屋子里果然乱得可以，衣服、裤子、香烟、巧克力盒、刮胡子刀，随意扔在床上、地上、桌子上。床头柜上是一架录音机，插着立体声耳机，耳机挂在床栏上，正传出骆小羽在门外听到的歌声。

骆小海忙不迭地把东西往墙角落扔，给姐姐腾出块可以安身的地方。骆小羽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你啊，好好的屋子，弄成狗窝似的。”

骆小海满不在乎：“现代人生活节奏快，管不了那许多！

你瞧瞧外国的电影，人家屋子都随随便便，连被子都不叠……”

骆小羽打断弟弟的话：“你这种浪荡公子的话我不听。你生活节奏快，天天混到半夜三更，忙些什么？”

骆小海耸了耸带麻点的塌鼻子：“没啥，也没啥，就和几个朋友谈谈，聊聊……”他眨眨眼睛，机灵地把话引开去，“姐，你毕业了吧？还打算回你那破工厂去吗？”

这句话，一下子勾起了骆小羽的烦恼。最近几天，她正为此事心乱如麻。早几年，她是厂里的普通财会人员，想进大学读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，没门！后来是靠爸爸的一个老战友托关系，给她争取了一个名额。现在毕业了，回到原来的工厂去吗？没意思，也没前途。

骆小海见姐姐愁眉不展，呵呵一笑：“你可甭呆，眼下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你读了三年企业管理，正用得上。”

骆小羽疑惑地瞅着口出狂言的弟弟：“你说我能干啥？”

“自己办个大公司么！人家希腊有个女船王，是世界闻名的女强人。我看你就跟她差不多。”

“行吗？”骆小羽不很有把握，盯着弟弟的脸看，像要在弟弟的脸上寻找答案。弟弟的话，倒是正中她的心思，她真想有个一展抱负的机会。

“行，一千个行，一万个行。你要真干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找朋友，托关系，寻靠山，全交给我好了！”骆小海十分义气地拍着胸脯。

骆小羽知道弟弟结交的朋友中，有些是很有点背景的。

“好吧，需要时，少不了请你帮忙。”骆小羽说罢，打算走了。突然，她觉得目光扫到点异样的东西，定睛瞧去，床下有只打开的皮箱，里面好像放着粉红色的和肉色的丝织品。她心里一动，走到床前，弯腰想拉箱子：“这是什么好东西，我看看。”

骆小海嬉皮笑脸地挡住她：“姐，你真是！我床底下臭烘烘的，不怕弄脏了你手？”

骆小羽瞪他一眼，把小皮箱抽了出来：“这衣服倒是全新的，一点不脏，你弄来派什么用处？”

骆小海搔搔头皮，面对箱内一堆女人的内衣内裤和长统丝袜，显出一副尴尬相。

“说呀，你搞什么鬼？”

骆小海伸伸舌头：“不要大惊小怪好吗？我是送人的，不行吗？”

“送人？这东西送谁？”

“送——女朋友，总可以吧！”

骆小羽不相信：“你什么时候有了女朋友？”

“才一两个星期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”骆小海做着鬼脸，脚上用劲，把小皮箱踢回床底了。

骆小羽根本不信弟弟的话：“才谈了一两个星期，就送这样的衣服？”

“姐，你太落伍了！80年代嘛，就讲个节奏快！”

骆小羽板起脸来：“没时间和你逗嘴。我告诉你，对生活，要严肃点，正经点！”

“是是，一定严肃、正经。”

“和女孩子们交往要谨慎，别乱来。”

“哪会乱来呢？顶多跳跳舞……”

骆小羽忧虑地瞧着弟弟玩世不恭的神态：“我说小海，妈妈不在了，你再闯祸，爸爸受不了的！”

“晓得，晓得。”骆小海已经不耐烦了，勉强应付着，把姐姐送出门去。

三

正午的太阳，照着懒洋洋的行人。程昆向机关大楼走去，一路想着清晨和骆小羽的通话。当门房挡住他，问他找谁时，他竟脱口而出：“骆小羽！”随即马上醒悟过来，窘迫地改口，“哦，找鞠副主任，和他约好的……”他说出了市经委鞠副主任的大名。

老头儿已在办公室里等候程昆。见他进门，哈哈大笑：“好，正点到达，没错。”笑罢，把程昆拖到饭厅里去吃饭。

天有些闷热。午饭没吃酒，老头儿却满脸通红，像是憋了气，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，催程昆谈毕业后的打算。

去读企业管理培训班之前，程昆是汽车公司调度室副主任，领导上有意培养他，内定等他一毕业，就提他为汽车公司经理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事情虽属“内定”，但在汽车公司早就上下皆知了。前两天，公司行政科飞速行动，动用了

特殊关系，让电话局提前为程昆安装电话，说是“工作需要”。程昆心里暗暗好笑，但并不阻拦，有个电话毕竟方便。

程昆自顾说着，向老头儿瞟了两眼，见他毫无反应，以为他睡着了，正想闭口，老头儿却忽然把眼睛睁开来：“这么说，你决定去当大经理啦？”

程昆迟疑着：“还没定，也许……”

老头儿相当警觉，眼珠在窄窄的前额下徐徐转动：“还有更好的差事？”

“哪里话，只不过有人劝我搞点别的事……”

“保密吗？”副主任显示了极大的兴趣。

程昆笑笑：“对你没啥秘密。我有个同学，正打算参加一家有外商投资的大公司，想拉我去。”

“好极了，你成了宝贝，抢着要了。”老头儿狡黠地眨眨眼，“当大经理有实权，干公司能赚钱，都是眼下令人眼红的差事，你挑哪一种？”

程昆摇摇头，没有回答。他眼前闪过骆小羽充满期待的热烈的目光，心儿不安分地震荡着。他知道骆小羽需要他的援助，也知道骆小羽高傲的性格。假如他断然拒绝骆小羽的请求，他和她的关系很可能要崩。程昆已经走过长长的曲折的路，掉下悬崖，又挣扎着从深渊里爬上来……现在，他舍得失去那可爱的姑娘吗？

老头儿见程昆沉默不语，兀自神秘莫测地一笑，从沙发上站起，在办公室里踱了两步，猛回头，盯住小伙子说：“我替你解这个难题，哪儿都不去，上我这里来！”

程昆意外地一怔：“来干什么？”

副主任又哈哈笑起来：“你以为我老头儿闲得没事干了，找你聊天？白请你吃饭？告诉你吧，你这宝贝，我也想抢！来经委当办公室主任，怎么样？”鞠副主任话锋一转，把底牌抖露出来，两颗黄黄的眼珠瞄准了程昆的脸，像猎手盯住了猎物一般。

程昆避开他的目光，不自在地说：“你开玩笑！我这种人坐你的大机关，不像！”

“我是当真的！”鞠副主任的表情和语气都相当严肃，“我认识你很久了，我了解你，我想把你作为经委的接班人来培养……”

程昆摇摇头：“你太看重我了，你们机关里不有的是年轻人吗？”

“问题是他们能让我信得过吗？我在这儿屁股还没坐热就得下来了……我相信你，让你接班，我走得愉快！”

听着这些推心置腹的话，程昆有点儿感动——为老头儿的知遇之恩而感动；却又有点儿不自在：这话好像不该是这姓鞠的老头儿说的，不该是这位曾经整夜整夜猫在上访站门口的可怜的老人说的。

老头儿却还在往下说，他重新坐回沙发，坐在程昆身边，温和地说：“我替你盘算过，自己搞公司，那太风险，陷在里面不值得；当汽车公司经理呢，好虽好，也麻烦。这年月，基层干部难当，我不说你也明白。到经委当办公室主任，那就轻松多了，况且又有发展前途。反正，我会给你打

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的。”

程昆听着，没有言语，那个念头却一点点清晰起来：这话，不该是鞠老头儿说的。在上访站门口整夜整夜挨冻时，他对他说什么来着？是啊，骂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，恨只晓得当官却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老爷……啊，才过去了几个年头？

程昆不经意地瞟了副主任一眼：红光满面的脸，全新的衬衫与西裤，还有屁股下的皮沙发与对面的大写字台……是啊，当然不一样了。那时，他还是被打倒多年的“叛徒”，和自己这个监督劳动的“新生反革命分子”算一类。此一时彼一时，眼下一切都发生了明显又微妙的变化。

程昆一向敬重老头儿，这时却感到十分不快。为了上这儿来，他拒绝了骆小羽中午会面的请求，这种牺牲值得吗？

鞠副主任说完了，催着程昆表态：“你说句话，对我老头子，要痛快点！”

“我想，我还是愿意在基层干点实事！”程昆拿定了主意。

老头儿脸色不好看了：“你太固执……”

程昆直起腰，淡淡地说：“我感激你对我的特殊关心。我还年轻，你让我自己闯闯……”

程昆向副主任告别时，发现老头儿眼睛里充满了失望的神情，他于心不忍，便又补上一句：“好吧，我再想想看……”

程昆慢慢走下楼梯。也许，他又将失去一种友情，和老头儿不寻常的忘年之交……几年前，他去上访站喊冤，要求

摘掉头上的“反革命”的帽子，看到了他。那时老头儿又饿又病，快垮了，他用年轻的心温暖了那颗衰老的憔悴的心，支撑他走向洒满阳光的大路……这些，并非遥远的过去的故事，他记得清清楚楚。老头儿忘了吗？

四

傍晚，骆小海走进黑洞洞的小院，走向小院之中的楼房。一进门，就被站在走廊中央的一位瘦高个青年挡住了去路。骆小海吓一跳，但等到认清对方是谁，立刻讨好地一笑：“啊，柱哥，晚上好！”

牛光柱冷漠地点点头：“东西带来啦？”

“带来了，全带来了。”骆小海忙说，把手里提着的小皮箱拎高点，打开一条缝，“瞧，都是正经港货。”

牛光柱看也不看地说：“好吧，送到楼上房间去，夜里跳完舞好派用场！”

骆小海从牛光柱眼睛里看到了一种邪意，跟着他“嘿嘿”笑起来，随后接过牛光柱扔过来的钥匙，跑上楼梯。

骆小海打开二楼房门，把箱子里的东西一样样塞到五斗橱里。牛光柱随后也上来了，靠着房门，丢了一支“三五”香烟给骆小海，不经意地问道：“今晚找了多少小姐？”

“最少四五个，我都讲定了的。”骆小海抽着烟，喷出一团雾，得意洋洋。

牛光柱瞄他一眼，又问：“那天我去你家，见到的那姑